

##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-賀徐茂銘教授榮退

柯政郁

對徐教授的印象，始自 clerk 時(民國 68 年)，在舊大樓中央走廊，有時可看到一位走路很有自信、很有特色的老師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後來有一次在舊大樓急診處門口，看到這位令人印象深刻的老師，從車子下來，體貼地抱著一床棉被，快速走進急診處(後來猜想可能是要給徐教授的小姨子蓋的)。不久到耳鼻喉科見習，才知道這位後來影響我一生的老師叫做--徐茂銘。當時耳鼻喉科醫學會所舉辦的北區病例討論會，曾在舊大樓十治病房的討論室舉行，由各醫院帶需要討論的病人前來，接受各位醫師的檢查鑑定，如今留下的唯一印象是，當徐教授用後鼻鏡看了病人的鼻咽後，便很有自信地說--TB，而且詳細說明認為是 nasopharyngeal TB 的局部表現。

實習醫師時，除了內、外、婦、兒實習課必修外，另外我選修了泌尿科和耳鼻喉科，當時的 CR 是魏銘華醫師、鍾和欽醫師和許權振醫師。在和當時的住院醫師互動過程中，感覺大家都很怕徐教授、很怕被電。當兵後，73 年進入醫局任 R1，當時記得在醫學會有很多其他醫院的醫師，爭著要和徐教授交談，也爭著要自我介紹，但徐教授說要 R3 以上，他才要記大家的名字，R3 以上看的 ear drum local finding 他才要相信，意味大家要努力，充實自己，再來和他討論，才可以吸收得更多。所以 R1 初期徐教授的天威不會直接下達我身上，只是看到師父蕭自佑醫師對徐教授必恭必敬，對徐教授的病人戒慎恐懼，不敢有絲毫怠慢，還好徐教授的病人好照顧，併發症少，我得以順利度過 basic science course 前的學徒生涯。獨立站台(看門診)後，每次看過初診的病人，要拿給徐教授簽名前，都會再三確認 local finding 有無差錯，等到徐教授簽下沒有附加一點的，渾厚如胖貓咪的簽名後，彷彿自己的診斷得到正字標記的肯定，內心有無限的充實感。有次看到一名有 neck mass，非常像鼻咽癌的病人，在徐教授簽下鼻咽切片的醫囑後，我竟然兩次切片都得到 lymphoid hyperplasia，內心真是非常無助地前往向徐教授自首、求助，徐教授也搖搖頭說：以後柯政郁的鼻咽切片，CR 要好好重頭看管、訓練。害得 CR 洪敏捷醫師也很無辜地瞪著我，還好後來證實是 lymphoma，不然我可就信心全無了。後來站台越站越順，得到徐教授附加一點的簽名越來越多，內心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憂，喜的是不會被電，憂的是正字標記的純度不夠，因此有時自覺是很不錯的診斷，都會主動勞駕徐教授親自 check local findings，好得到沒有一點瑕疵、純度百分之百的正字標記之簽名。

住院醫師期間，如果得知隔天徐教授要代理主持晨會，大家可都會很緊張，晚上即使再累，也要挑燈夜戰看書，免得隔天被電得體無

完膚，紛紛都會向 senior 請教有無考古題。徐教授對 anatomy 很熟悉，這也是要成為出色的 head and neck surgeon 必備的第一步。受徐教授的教導，Paff 的 *Anatomy of the Head and Neck*，我則是一看再看。晨會電的火花，也促使楊怡和醫師 *耳鼻喉科之臨床手冊* 的出版，使得後輩得以源源不絕，間接接受徐教授的德澤、教誨。R2 後半段，雖然不是很理想地通過徐教授鼻竇炎手術的考試後，內心頓時輕鬆許多，至少慶幸自己有資格升上 R3 當師父了。

和徐教授互動比較密切是在當了 CR 之後，當時他剛當上主任，為了加強住院醫師的訓練，讓住院醫師看各種不同類型的病人，增加了許多建教合作醫院，我曾經到過慈濟、博愛、南門和國泰 rotate，看了更廣泛層次的病人，受到更多前輩的指導，使得住院醫師的訓練生涯更加充實，其中在慈濟的身份是代主任，和一名 R2 相依為命，充分訓練自己的膽量。是徐教授的眼光夠遠，胸襟夠開放，使得住院醫師能走出象牙塔，增廣見聞。在和徐教授開刀任第一助手時，心裡是有壓力，但是很喜歡跟徐教授的刀，因為可以學到許多，對於解剖位置術前不得不學會，術中又會被考試，看著徐教授各種解剖神經、血管的方法，耳濡目染，無形中很自然地融入自己的頭腦與雙手。徐教授的一套 ENT 30 件，打遍天下無敵手；一對剝離匙便可使顏面神經無所遁形；手指加一條紗布便可剝離下頸部的纖維脂肪組織；雕刻 incus 作 interposition 便可 close A-B gap；我的第一例 PMMCF 也是在徐教授的指導，充分授權下完成的-----等等，不勝枚舉的指導，好像武俠小說中，徒弟受到師父內功的加持、灌注，使得武功大為精進。為了感謝徐教授的教導，在醫院舉辦的運動會，我毅然爭取當外科系的總幹事，襄助外科系領隊的徐教授，順利圓滿地達成任務。後來徐教授略為徵詢我家裡的經濟狀況，知道我家人不會給我設定經濟情況的壓力，便提拔我任主治醫師，開始改變我的一生。

初任主治醫師，徐教授仍不時利用機會指導我，有一次和徐教授到慈濟幫廖培權主任開一台大刀，回程在火車上看徐教授在看期刊，便很不識相地問：先生是否每星期都有固定的時間在看期刊？結果得到的答案是簡潔且強而有力的：每天！頓時讓我頗為汗顏，怎麼學生比老師還不用功！於是也起而效法，同時在看腫瘤追蹤特別門診時，更加努力學習，充分吸收各位師長的經驗，以增加自己的經驗。第三年主治醫師在徐教授的安排下，遠赴荷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拜師 Snow 學習，發現我們頭頸部腫瘤的臨床部分在徐教授的領導之下，並不比他們差，於是便花費大部分的時間在實驗室，所幸習得一些 cytogenetic 的方法，對以後的研究工作有所助益。在荷期間收到徐教授寄來的關心書信，寫著：Dr. 柯-----，我相信你在荷蘭一年，可以學多項東西回來，一方面看一看人家的手術法（從頭到尾，包括

細節)，然後作成紀錄。-----。上星期之年會，由於 XX 早回來，XXX 又不很認真聽講，我的地位及身份不宜批評講者，好像 NTUH 只有被電之份？相信明年你、蕭、楊回來後一定會改觀。這封信就當作 Thanksgiving 及 X'mas 之賀。祝一切安好 茂銘 白 11/22 '90。看到老師恨鐵不成鋼的鼓勵，內心真是很慚愧，記得剛升任主治醫師時，徐教授常鼓勵我們在醫學會上要多發言，一方面打響自己的知名度，一方面也給住院醫師們信心，因此也養成我不喜內爭，勇於外鬥的習性。80 年返台後，由於我較沒有病人來源，徐教授就特別 assign 幾名病人給我。後來盧漢隆醫師任慈濟主任時，徐教授為了讓我有更多機會，要我每星期三去慈濟一天，幫盧主任開比較大的刀，也幫忙我自己。81 年，徐教授帶我參加第三屆國際頭頸部癌症會議，見識見識大師級人物，開闊視野，每天跟著徐教授去「上課」，晚上也得學徐教授整理當天的筆記、心得，及預習隔天的課程，彷彿回到學生時代，一點也沒有初到美國遊覽的喜悅。82 年在陰錯陽差的情況下，臨危受徐教授之命，辭台大職，博士班休學，取消第一次國科會計劃，前往博愛任主任一年，期間徐教授每個月到博愛巡視一次，給我們打氣，提高我們在醫院高層心目中的地位。

在和徐教授互動過程中，覺得徐教授較不拘小節，不記恨，不搞小圈圈，和這種老闆相處比較輕鬆自在，腦筋不必打結，可是有時覺得他公正得有點不近人情，但整體來講，正數還是遠大於負數。俗語說：家有一老猶有一寶，和徐教授一起出去開會的最大好處是，徐教授是吵雜意見的終結者，一言九鼎，所向披靡。從我開始從事頭頸部腫瘤學以來，一直站在這位巨人的肩膀上，使得我可以看得更高更遠，減少許多摸索與跌倒的時間，如今我得從這位巨人的肩膀上，下來繼續往前邁進，希望不會辜負徐教授之所託。

本文作者係母校醫學系 1982 年畢業，現任母校附設醫院耳鼻喉部頭頸腫瘤科主任